

摘 要

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曹文轩将儿童文学与苦难元素相结合，这使得其儿童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苦难叙事。本研究以曹文轩《草房子》《青铜葵花》两部代表作品为例，通过个案研究和文本研究法，对小说的苦难叙事模式和风格以及现实意义进行具体分析。绪论部分，主要包括苦难叙事的相关研究、曹文轩儿童小说的简要概述。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曹文轩苦难叙事的模式，此部分结合《草房子》《青铜葵花》中的苦难主题，从天灾人祸这一角度将苦难叙事归纳为乡土地域的自然灾害、儿童成长的孤独之旅、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四季轮回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呈现形态。第二部分探讨曹文轩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风格基调，从诗意的笔调、儿童的视角、美好的结局、崇高的人性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曹文轩儿童小说中冲淡的苦难这一艺术特点。第三部分主要从文学反思和儿童教育方向探究曹文轩儿童小说苦难叙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曹文轩；儿童小说；苦难叙事；冲淡的苦难

Abstract

Suffering is an important motif in literary creation. Cao Wenxuan combines children's literature with elements of suffering, which makes his children's novels form a unique writing style -- narration of suffering. This study, taking Cao Wenxuan's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Grass House* and *bronze sunflower* as examples,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mode and style of suffering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case study and text study. The introduction part mainly includ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misery narration and the brief summary of Cao Wenxuan's children's novels.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mode of Cao Wenxuan's narrative of suffering, which combines the theme of suffering in the *grass house* and the *bronze sunflower*, from the angle of natural disaster and man-made disaster, the misery narrative is summed up into four forms: natural disaster in rural areas, lonely journey of children's growth, ups and downs of human life, birth, old age, illness and death of the four seasons.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stylistic tone of the misery narrative in Cao Wenxuan's children's novels, starting with the poetic style, the child's perspective, the happy ending, and the sublime human nature, analysis of Cao Wenxuan's children's novels in the diluted suffering of this artistic feature.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ao Wenxuan's misery narration in children'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reflec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Key words: Cao Wenxuan; children's novels; narration of suffering; diluted suffering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曹文轩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模式.....	3
(一) 乡土地域的自然灾害	3
(二) 儿童成长的孤独之旅	4
(三) 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	5
(四) 四季轮回的生老病死	7
二、曹文轩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风格.....	8
(一) 诗意的笔调	8
(二) 儿童的视角	10
(三) 美好的结局	11
(四) 崇高的人性	12
三、曹文轩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现实意义	14
(一) 文学反思	14
(二) 儿童教育	15
结 语.....	17
参考文献	18

绪 论

（一）苦难叙事相关研究

截止 2023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知网以“苦难叙事”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共有中文文献 386 篇，而文学领域内相关论文共 339 篇。其中文学领域内的苦难叙事主要聚焦于文化环境和生存困境（时代、乡土、移民、宗教、战争、灾荒、社会变革等），人物身上的创伤（生理疾病和精神焦虑），弱势群体（底层人民、女性、儿童等），大部分以某一作家的作品或者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为分析对象。

如何定义苦难？张宏指出：“所谓苦难，从狭义的个体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和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例如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苦难（贫穷、动荡、战乱等）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而从哲学角度理解，苦难则可以被看做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因此必然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①刘俐莉（2005）认为苦难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哲学意味，另一层则是世俗的苦难。对于苦难叙事，刘俐莉将其与三种文化境遇联系在一起：（1）渴望民族国家政治性苦难记忆；（2）现代转型社会价值冲突、道德重建中的世俗性苦难体验；（3）传统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崩解所带来的主体性苦难。^②而斯炎伟（2005）将苦难叙事的主体概括为三方面：日常生活、社会问题、欲望。

但苦难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展现苦难，而是以审美的方式和人性的崇高去超越苦难。“苦难叙事主要是以外在的苦难形式表现内在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强调人的反应、反抗和反省。”^③

^① 张宏. 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② 刘俐莉. 苦难叙事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J]. 广西社会科学, 2005 (07).

^③ 向宝云. 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 (02).

透过文学表层的苦难之景，关注深层次的苦难之意，从而引发理性的思考和追问，以及对伦理道德和生命主体的反思。所以，曹文轩才对苦难叙事如此推崇，他认为“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①。

（二）曹文轩儿童小说概述

重建期儿童小说创作是中国儿童文学有史以来最为活跃、最有成绩的文学版块，大致经历了由伤痕小说、问题小说、新人小说、成长小说向多元小说形态共荣的发展态势，形成写实小说和幻想小说两大流派，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出现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两座高峰。^②曹文轩作为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角的牛》《云雾中的古堡》《哑牛》《忧郁的田园》《红葫芦》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等；文学理论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等。

曹文轩喜欢在其成长小说中书写苦难，在苦难中展现美与人性。他在儿童小说中加入这些苦难元素，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不同于市场上流行的儿童小说一般致力去打造一个独属于儿童的“伊甸园”，同时在这个“伊甸园”里儿童的形象往往是美好天真、活泼可爱的。然而在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中，儿童的形象在成长过程中是复杂的，这一特点在苦难叙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苦难，这些儿童以奇特的方式跨过了迈向成人世界的门槛，而成长经验的积累使他们身上也具备成人的某些特征，所以这样塑造的儿童形象显得尤为复杂却又格外真实，这种“真”也更能打动读者。

^① 曹文轩.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② 蒋风. 中国儿童文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草房子》《青铜葵花》是曹文轩成长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获奖无数，深受儿童喜爱。《草房子》于1997年出版，小说主要讲述了油麻地小学一群儿童的成长历程。主人公桑桑在油麻地小学这六年里遇到许多朋友：身体残缺却捍卫自尊的秃鹤，身世坎坷却温柔善良的纸月，恣意潇洒却家道中落的杜小康……同时他也见证了白雀与蒋一轮之间的爱情悲剧，也被秦大奶奶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所触动，而他自己也面临病魔与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在油麻地小学众人的鼓励和家人的陪伴下经历、抗争这些苦难之后，最终走向了成长。《青铜葵花》于2005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七岁的小女孩葵花因一次偶然的机遇在大麦地认识了哑巴青铜，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在葵花父亲落水而亡之后葵花被寄养在青铜一家，她与青铜一起在苦难中相伴成长，收获了爱与温暖，但是十二岁时葵花却被接回城里，葵花与青铜彻底分别，只剩下在大麦地思念着葵花的青铜。不论是群像式小说《草房子》还是以主角中心主义书写的《青铜葵花》，这两部成长小说中儿童经历着不同的苦难，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苦难磨砺着他们的身心，成为儿童成长历程上不断滋补的养料。曹文轩在儿童小说中对苦难进行书写，所以他的儿童小说是充满思想的深度和对人性悲悯的情怀，这些特点让他的作品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

因此，我们不能将曹文轩儿童小说的读者简单局限于儿童，而是要将其看作是写给儿童以及大人的儿童文学。曹文轩曾多次强调儿童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他以儿童性格塑造为使命担当，肩负起儿童成长教育的现实责任。所以，他将苦难叙事融入儿童文学中，以苦难为底色，以悲悯为情怀，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书写出人与人之间的大爱大善。

一、曹文轩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模式

（一）乡土地域的自然灾害

曹文轩的儿童小说离不开“乡土”二字，而曹文轩少年时代便在里下河地区度过，受地域文化影响深远。在里下河地区腹部的盐都，地处江淮，地势平坦，

水网纵横交错，“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在这片水乡沉淀，形成了盐都细腻、平和、朴实、冲淡的文化品格”^①

^① 郑杰. 地域视角下的苦难书写——以盐都儿童文学作家群为例[J]. 北方文学, 2018(24).

。由于淮河水泛滥，该地区水灾不断，人民经常蒙受巨大灾难。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曹文轩他的文学创作便取材于此，苦难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小说中的重要母题。比如《青铜葵花》中大麦地就曾遭受过三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一次是青铜五岁那年发生的火灾，火像洪流一样席卷了整个村庄，烧死了来不及逃离的家畜，又夺走了一些慌乱渡河的人们的性命，而青铜也在这场火灾中成为了哑巴。第二次自然灾害是洪水，在大水中青铜一家失去了房子和财产，他们只能在原来的房基上搭一个临时的窝棚，但盖房子的急需却让这个家雪上加霜。第三次自然灾害是蝗灾，在书中第七章“三月蝗”用较大的篇幅对蝗灾进行了描述，因为这小小的蝗虫，原本比任何一年都长得好的庄稼就这样给毁了，缺粮和饥荒在大地上不断的上演，而整个村庄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草房子》中也提及了洪灾，“大水差不多在一个月后，才完全退去。田里的稻秧，已经全部淹死。到处烂乎乎的，几天好太阳一晒，空气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息”^①。在洪水来临时和洪水退去后，曹文轩都提到了庄稼被淹这一细节。而对于生活在乡土地域上的人们来讲，庄稼无疑是他们的命根子，庄稼的长势和收成的好坏关系着他们一年的温饱和生计。所以，庄稼被洪水所淹对他们的打击远远胜过房屋建筑的毁坏，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一年的辛勤劳作和来年的希望期许全毁于一旦，这样绝望痛苦的心境和“腐烂”的现状一致。在小说中，曹文轩往往会让这些恐怖却不可预测的天灾，以突如其来的形势降临，造成家毁人亡的场面。在所有的苦难之中，自然的天灾是声势最为浩大的，所以它也是最为震撼人心的。它使人们在毁灭中经历着痛苦，又在痛苦中经历着重建。

^① 曹文轩. 草房子[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1:194.

这些自然灾害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还是通过这些宏大的场面来渲染小说的氛围，或是烘托人物的性格，亦或是暗示人物的命运。通过这些自然的磨难，更好地衬托出人们展现出来的美好品质，比如坚韧与敦厚，善良与纯朴，乐观与豁达。在《青铜葵花》中，大家面对蝗灾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怜巴巴的等着救济粮的到来，可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愿意借出粮食给青铜一家，从中足以可见村民的纯朴善良以及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遭受蝗灾的大麦地，人们的生活却一切照旧，孩子们忍受着饥饿上学堂，大人们保持着日常的劳作，乐观地等着救济粮的到来，日子虽然难熬，但也从未失去生活的希望。因为在大麦地人看来，他们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自然灾害，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家常便饭，他们早已习惯这样平淡却又坎坷的生活，也早已养成这样温驯却又坚韧的性格，也早已经承载这样厚重却又无常的命运。他们从未被苦难所打倒，而是以坚韧的性格去对抗天灾的降临，经受住了这些苦难的考验，他们的家园才得以重建，血脉才得以延续，文明才得以传承。

自然灾害过后，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其上，人们的泪水与痛苦形成悲剧的崇高美。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因为灾难所引发的悲剧通过宏大的场面增强震撼性，再摧毁这种震撼性，从而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共情，所以它才会使人感觉有一种史诗般的悲壮美，这样宏大、静谧却又略显庄重、肃穆的场面在文中便先声夺人，直接震慑住了读者。曹文轩用简练的语句描绘出震人心魄的场面，却又让读者感受到了另一种悲壮而崇高的美。

（二）儿童成长的孤独之旅

曹文轩笔下儿童的形象往往是复杂的，他们善良可爱却也有不完美之处，他们有儿童本身天真狡黠的特点，也具备成长过程中特殊的心理特征，充满对世界的好奇、探索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偏向成熟、理智，并且善于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他们面临成长的困惑时，他们身上会比早期多出一些成人的特质。

《青铜葵花》中主人公青铜因为五岁遭遇火灾，受到刺激变成了哑巴，所以他也就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怪小孩”。他与大麦地其他的孩子不同，他喜欢独自骑着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牛漫无目的地到处走，也愿意花上大半时间就简单地看着水底，所以青铜是孤独的。尽管他有爱他的父母，有懂他的奶奶，也有牛的陪伴，可是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任何一个儿童都具有强烈的被同伴接纳和认可的团体归属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通过同伴交往活动才能得到满足”^①，而对于身体残疾、内心敏感的青铜来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同伴关系是缺位的。葵花也是孤独的，她与父亲相依为命，来到干校后忙于工作的父亲难免会忽略葵花，而缺少亲人陪伴的葵花也缺少同龄的玩伴，所以她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大河边眺望大麦地村，内心却憧憬着河那边的热闹与欢乐。但是当葵花遇到青铜后，他们便不再孤独了，因为他们都能够读懂彼此，他们在一起时便无需过多的语言，即可完成心灵的交流。

^① 李利;莫雷;王瑞明. 探析儿童的同伴交往[J]. 当代教育论坛, 2005(16).

《草房子》中家道中落的杜小康跟随父亲去荒无人烟的芦荡养鸭时，他在这里感受最为深刻的也是孤独。“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父子俩也一天一天地感觉到，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孤独。”^①浩浩荡荡的芦苇使空间变得空旷和寂寥，而与空间相对的是人的渺茫，远离社群、缺乏交流带来的便是缄默的孤独，当离家的愁苦和希望的渺茫交织在一起时，孤独也就愈发明显了。这样的境地对于成人来说也是备受折磨的，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儿童，杜小康不得不接受家道中落的现状，又要忍受这样非人的苦楚。然而在这种的孤独中，杜小康的心灵得到了锤炼，他在这场心灵的孤独之旅中学会了坚韧与自立，在苦难的洗礼中得以涅槃成长。“儿童心灵的成长不是缓慢、均匀地随着日子的流逝而一天天积累起来的，心灵成长的轨道上有一个个关节，每一个关节都是心灵急速飞跃的成长阶段。”^②杜小康刚开始来到芦荡时充满胆怯和恐惧，他在孤独中愈发想家，也想着家里的母亲，甚至忍受不了这种孤独开始发脾气。可是在现实的无奈和父亲的安慰下，他开始寻找方法去消解孤独，他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而突如其来的风暴使鸭群走散，杜小康鼓起勇气在这般恶劣的天气中去寻找失散的鸭子，那一刻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和坚强。等到鸭群下蛋时却因为吃尽人家的鱼苗而被扣留下来后，杜小康却在这一连串打击中成熟了，开始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三）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

人生无常，命途多舛。除了自然的天灾，人生中还有许多意外，它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捉摸的。“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使得曹文轩的作品中，苦难这一人生悲剧性的典型表现不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就是以那样的形式存在。”^③

^① 曹文轩. 草房子[M]. 北京：天天出版社，2011:247.

^② 朱自强. 儿童文学的本质[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222.

^③ 顿瑛琦. 在苦难中触摸成长——论曹文轩小说叙事中苦难与成长的关系[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3, 22(03).

命数无常，人生中充满诸多突如其来的苦难，这一点也在曹文轩儿童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草房子》中桑桑充当蒋一轮和白雀之间的信使，可是因为偷看信时的疏忽使得信被风吹落到了烂泥塘里，所以桑桑便连同剩下的信也一起销毁了，可偏偏是这样一封普通的信让白雀和蒋一轮之间的爱情顿生波澜。因为信的丢失和桑桑的隐瞒，蒋一轮没有收到信所以失约了，而等不到人的白雀一时气愤便答应父亲同谷苇见面，却产生了别样的情愫。即使后来桑桑坦白了自己的错误，两人的误会解开了，可是彼此之间都生分了，也渐行渐远。他们的爱情转折就因那一封小小的信，再加之各种因素因势利导，最终酿成两人的爱情悲剧。但是充满苦难的人生注定有低谷也有高潮，比如在《青铜葵花》中命途多舛的葵花，她在失去母亲后又失去了父亲，但当她寄养在青铜家时却再一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她有了父母，还有奶奶，也有哥哥，她的人生从此迎来了新的转折。苦难使得人生无常，但是曹文轩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能够坦然面对命数的无常，接受命运给予他们的馈赠。

杜小康家原本是油麻地最殷实的一户人家，但却因为父亲杜雍和生意失利而家道中落。杜雍和一心想赚大钱，却在运货途中喝酒误事，结果使得船与一条大拖驳相撞了，船和货物都沉了，自己也才捡回一条性命。这场意外事故改变了杜小康的家，也让杜小康发生了变化，他的骄傲彻底没了，他再也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一样上学了，他开始去讨好其他人，向同学们打听学校里的消息，甚至偷了女孩的课本。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杜雍和并未一蹶不振，他想尽办法向其他人借钱，带着杜小康去芦荡养鸭。在经历过这般恶劣的环境和数个孤独的夜晚，苦难又意外降临了，鸭群多次误入鱼塘吃尽了鱼苗，因此全部被扣留下来了。可是苦难并未将杜小康所击倒，“他至少有十项计划，而他最倾向于做的一个计划是：在油麻地小学门口摆个小摊子卖东西”^①，在经历过这几次苦难的杜小康此时才得以真正的成长。曹文轩小说中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苦难，但是他的创作“不是为讲苦难而讲苦难，而是因为苦难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基本存在状态。”^②所以面对人生中无法躲避的苦难时，他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坦然优雅的风度，同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对抗苦难。

^① 曹文轩. 草房子[M]. 北京：天天出版社，2011：255.

^② 曹文轩. 文学是不死的[M]. 草房子·代跋二. 北京：天天出版社，2011.

(四) 四季轮回的生老病死

王泉根认为:《青铜葵花》首先是一部表现出作家生命哲学的小说,一部深含生命意义的小说,对苦难的理解、认识、解读、反思,体现出了曹文轩的生命哲学。^①而曹文轩儿童小说中,他对生命哲学的思考主要表现在儿童对生命更深层次的认识,他们开始明白什么是生,什么是死,而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死亡”这个问题认知有所不同。《青铜葵花》中葵花小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时她大概也只有三岁,对于母亲的记忆很少,所以小说中也基本上没有提到她对母亲的印象,而关于死亡这个话题她也是懵懵懂懂的。在葵花七岁那年,这是她第一次直面死亡,她彻底失去了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这个时候她感受到死亡的含义以及失去亲人的悲伤。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虽然知道死亡会发生在人的身上,他们也会思考“死了会去哪里?”“死了会变成什么?”这样类似的问题,当意识到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会死,他们会感到恐惧和不安。“葵花认定爸爸哪儿也没有去,就在葵花田里。”^②五岁的葵花对父亲的死亡是恐惧和不安的,但她坚持认为父亲死后没有离开自己,而是去了葵花田,所以她也在葵花田里等着父亲回来。当葵花寄养在青铜家时,她又拥有了家人,再一次感受到亲人的关爱和温暖,可死亡也再一次降临,她失去了奶奶,那个给她编小辫、教她唱那些有趣的歌儿、临终前还惦念着她的老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一次她终于明白了死亡的残酷,那些离世的亲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死亡和成长是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是一种客观存在,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坦然面对生死才能实现精神的成长成熟,在此意义上,死亡是少年获得突破性成长的一种特殊经验。”^③《草房子》中的主人公桑桑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父亲带着他跑遍镇上和县城的医院,甚至求助于民间偏方,也四处奔波去外地求医,可是却无济于事,一次次换来的是不断失望和绝望。“他想哭一哭,但心中似乎又没有什么伤感的東西。他隐隐地觉得,他给全家,甚至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带来了紧张、恐慌与悲伤。他知道,事情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此刻他却就是无法伤心起来。”^④

^① 王泉根. 苦难深处的生命哲学[J]. 中国图书评论, 2005(08).

^② 曹文轩. 青铜葵花[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1: 43.

^③ 葛倩倩. 苦难·温情·诗意——论曹文轩成长小说中的生命哲学[J]. 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02).

^④ 曹文轩. 草房子[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1: 268.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36233014131010112>